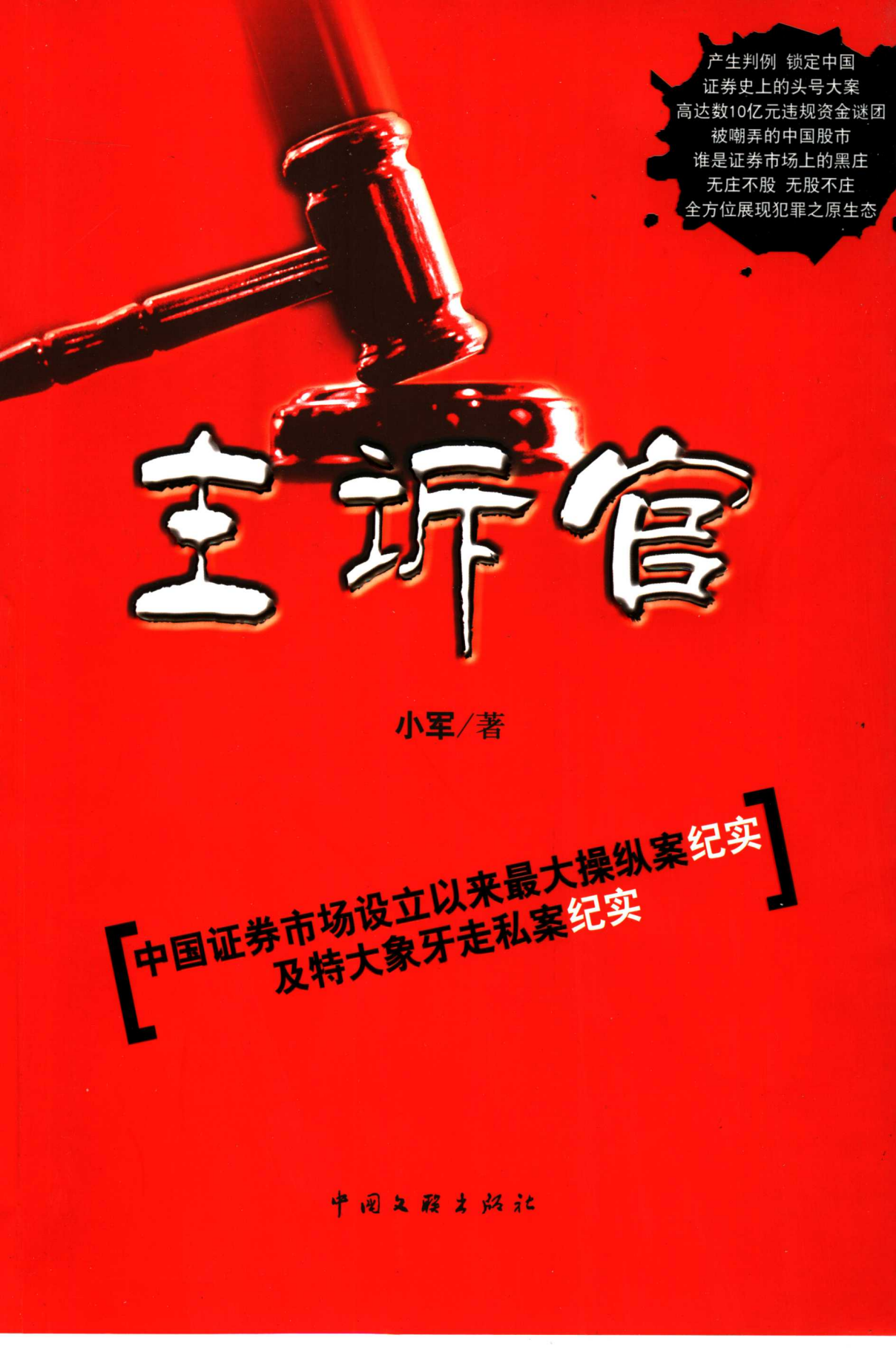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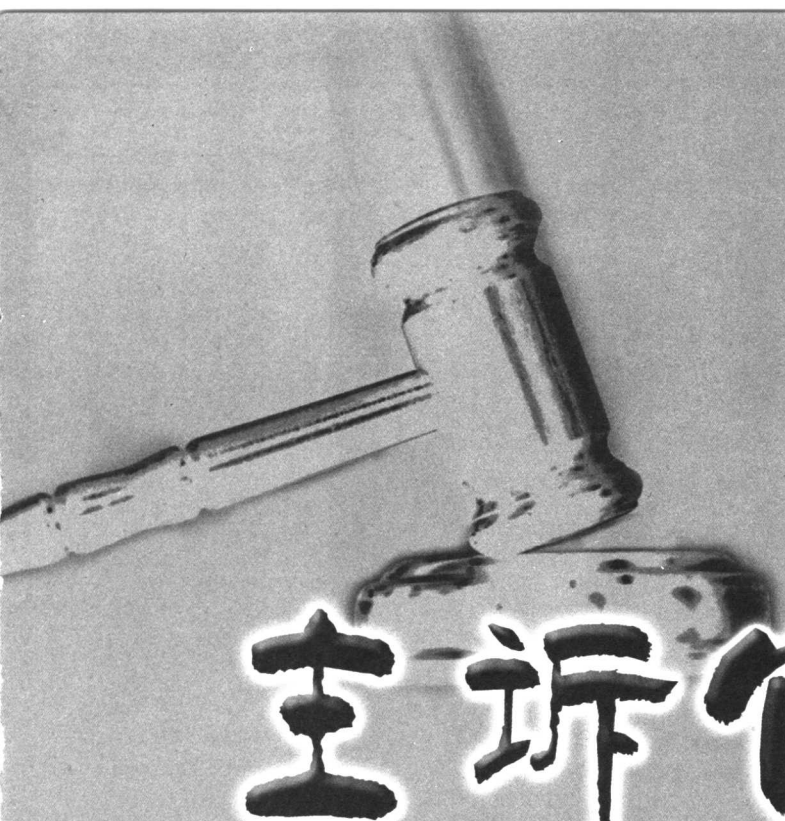
产生判例 锁定中国
证券史上的头号大案
高达数10亿元违规资金谜团
被嘲弄的中国股市
谁是证券市场上的黑庄
无庄不股 无股不庄
全方位展现犯罪之原生态

主诉官

小军/著

**【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以来最大操纵案纪实
及特大象牙走私案纪实】**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产生判例 锁定中国
证券史上的头号大案
高达数10亿元违规资金谜团
被嘲弄的中国股市
谁是证券市场上的黑庄
无庄不股 无股不庄
全方位展现犯罪之原生态

主诉官

小军/著

**【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以来最大操纵案纪实
及特大象牙走私案纪实】**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主诉官 / 小军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87-3

I. 主… II. 小…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6733 号

书 名	主诉官
作 者	小 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完淳
责任校对	侯 林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582 千字
印 张	2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87-3/I · 3833
定 价	3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本书作者通过翻阅大量的卷宗，以半纪实的形式，鲜活地刻画了共和国女主诉检察官冉瑾。

她主持公诉中国数额之首的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非法运输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非法收购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她以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形象，成功起诉了中国股市第一案“华夏辉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此举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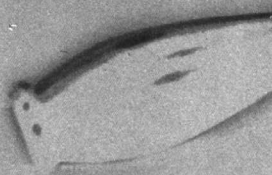
此案融资58亿，联动全国证券交易所、营业部130余家，利用多达1500个股东账户同时买进卖出，操纵股市价格和成交量，形成牛股飞扬。

在2001年至2002年，链条断裂“华夏辉煌”股票以10个跌停板崩盘，并引起中国股市的大幅震荡。“华夏辉煌”案件震惊全国，这是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案件之复杂、操纵手法之诡秘，利益冲突之激烈，通过作者的描写再现了共和国检察官的风采。

书中除对检察官的描写外，同时也透视了震惊全国的几大要案，向读者阐述了案件的缘由和结果，使读者通过阅读了解案件始末及案犯的犯罪心理。

此书的案件均是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女检察官和案犯均是真人，只是用了化名。把案件和人物以原貌出现，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



燕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有着三条人命的唐老二，打从被警察按住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这辈子的活到头了，等一蹬上镣子，心，彻底凉菜，等死，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今天一大早，外面的狱政管教喊自己的名字，心里多少紧了一下。

等到从号里一出来，发现提自己的是看守所所长关跃平，就踏实了许多。

所长办公室。

接过关所长递过来的烟，唐老二一口气抽了多半截儿。

关跃平说：“慢点，管够。”

唐老二一听，吐了个很规则的烟圈。

关跃平问：“怎么样？”

唐老二苦笑着说：“能怎么样，等着挨枪子儿吧。”

“冤吗？”

“谈不上，气数已尽，老天爷早就安排好的。”

“你母亲目前很健康，我去看她，老人家已经看开，能面对现实了。”

“谢您没机会了。”

“打住，应该做的。找你有件事要交代一下。”

“您说，没二话。”

“新来了一个，必须做到不能让号里任何人伤害他，你要向我保证。”

“多大的事儿，托到您这儿了？瓷器？”

“记住，不允许碰他一根毫毛。”

“不信我？”唐老二加重语气。

“非同小可，事关重大。”

看着关所长极其严肃的脸，唐老二感到分量挺重，心里不服气，问：“多大的案子呀？至于吗？不可能供着他吧？”

“把吗字去了，至于，当爷爷供着，我的面儿，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他说得斩钉截铁，不容任何余地。

“杀人？”

没有回答。

“抢银行?”

仍旧没有回答。

“贩毒?”

依然无声。

“黑社会? 比我玩儿得还猖?”唐老二自言自语,“弄了多少钱?”

几个字从关跃平嘴里一个一个蹦出来:“54 亿。”

甭管什么样的人,对钱的概念,无须教,本能的反应,唐老二的眼睛瞪得跟牛蛋一样,“关所,您没镣我吧? 这 54 个亿码起来得多少个号啊?”

“我是无聊的人吗?”关所这话一点儿不假,他的威严一发挥,全看守所的重案犯,还真没有人敢跳出来。

“这哥们儿是人吗? 全中国有多少钱呀?”

“你和我都没资格探讨这个。”

“行,长长眼,当大爷供着。”

“24 小时,随时可以找我。”

回到号里,唐老二发号施令:“嘿,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待会儿,号里进人,捅破天的事,都闪得远远的,别招他,谁烦,先过我这关。”

号里十几个蹉镣子的,没有敢出声的,虽然都是打头的罪过,但都不想遭眼前的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七、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修改为:“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有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国有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前款规定的非国有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按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八、《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原第三项改为第四项。

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

1988年4月7日，深圳特区发展银行股票宣布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上市交易的股票，这也是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三年以来，第一天正式公开在柜台交易股票。

卖出价21元，买入价20.6元，成交三手，全部为卖出，共649股，13629元。

4月8日，股价上升到21.2元。

当记者的，自然不会放过新中国股票市场正式运作的第一天。

卢小吸拼命地奋笔疾书，生怕落下一字半句特区领导人的重语：“当然，现在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时代或历史的开始，但坦率地说，社会主义搞股份制、搞股票交易是开天辟地，破天荒的史无前例，理论实践问题多多，所以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其根本问题也许还不仅仅是过河方式问题，而是敢不敢过河的实质问题，这可真需要一点壮士断臂、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

这些话让卢小吸真的一夜没合上眼，光是给哥们儿打电话就是三个半小时：

“嘿，这儿有点意思。”

“撑的你，都几点了？完成任务打道回府，有没有意思，跟你八竿子打不着。”

“井里蛤蟆见过多大的天呀？整天老婆孩子热炕头，7点钟关灯，洗洗睡了，有劲吗？”

“你给我来点有劲的。”

“天上掉馅饼，钱满地拾，不是虚的。”

“脑子进水了，还是得了大脑炎、神经错乱，上安定医院瞧瞧去。”

“是中国人吗？”

“世世代代。”

“那就好办，哥们儿，股票要雄起，要掀起一层巨浪，我敢保，所有的中国人都得玩儿一把、激动一把、折腾一把。”

“伙计，别太乐观，吃个速效救心丸，缓缓，说风就是雨，这可不像你的风格，你说的这玩意儿对咱们平头老百姓，绝对是遥远的事儿，就是咱燕京，那帮子知识界的精英们，即使跟经济界有关系，也未必能说出个道道，我反应不慢，《子夜》《日出》背都背得下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是什么东西？铜臭和邪恶，再说，这还不知道是哪个人物的创新，万一与现行制度格格不入，一封杀，他一下台，甭管谁的钱，肯定打

水漂。”

卢小吸耐心地听着，耐心地讲自己的心气：“话是这么讲，道理也是这么回事，哥们儿，你得看大气候，得长眼睛，1986年5月的事儿，还记得那个信号吗？”

“没印象。”

“够车子的，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公司董事长范雨霖时，国内并没有太多的关注，然而在全世界则是一个大地震。”

“邪乎点吧？”

“这位西方金融巨头，受到这种最高规格的待遇得需要特别的理由。”

“你，别太激动过分，这毛病可不好，动不动就联想，就热血沸腾。”

从卢小吸的电话中送过声音：“等会儿哥们儿，有人敲门。谁呀？”

也就半分钟卢小吸加大音量：“骚扰。”

“怎么回事？”

“真傻假傻，装呀你，上门服务的，特服。”

“小吸，身体是自己的，其他是人家的。”

“什么东西呀，女人不知道自爱。”

“哎，别这么说，那边拿钱开道。”

“总算你小子现原形了，对于咱们国人，可能还不意味什么，而西方世界的反应极强，这位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赠送给中国领导人一枚纽约交易所会徽，而中国领导人则回赠他一张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行的社会主义股票，你听好了，社会主义股票。”

“你有想法呀。”

“那当然，据说凭这枚会徽可以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自由出入、行走，含义多多，不单单是纪念性质的礼品，我认为，意味深长，有嚼头，希望中国尽快恢复和发展证券业。薄薄的一张纸，它是那么的不起眼，但它却可以向国际金融界表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的证券业，正在上海崛起，也意味着乃至全中国也要上台阶。”

“我反应够使的话，你当初的敏感以及推论，现在得以证实，关注意味着你迟早要玩儿一把。”

“关注与现实是两码子事，资本主义的股票和它的法律一样，有一整套严密的规则，是完全公开的力量较量和投资游戏，社会主义的股票怎么玩儿，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法规，问题突出一个字：玄，太玄。”

“瞧，刚才是疯狂，现在是忧虑，观望观望，离下决心还差一截，功力不够。”

“自知之明我还有，每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得有自己的想法，这世界太迷人、太诱惑。”

“你的超越有些过了，条件欠缺。”

“多谢提醒。”卢小吸兴致不减，“《资本论》中有句话本人视为至理名言：把一切权力变成货币的权力，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西方社会的万能钥匙是合理化，通过法律、经济、会计、技术和整个生活态度来扩大的一种职能效率和权术精神的，一种不但

对物质资源而且对整个生活的一种精打细算的态度，别打断我的思路。”

“德性，你自己断的。”

“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它同建立在成本核算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挂钩，依靠资本的积累来扩大再投资，技术上的资本主义注重资本上的科学组织和合理运用，它尊重普遍的价值规律，严谨的数字管理，高速的资本流通及生产力的不断有效扩张和爆发。”

“哥们儿，你跟我念叨这个，管用吗？”

“万事万物都得追根溯源，什么都得捋^①，都得找出其规律，否则，干什么事，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说话真够狠的，人家捞钱，你长狠心？”

“人活着太不一样了。”卢小吸发着感慨。

“你想上天，也得有条路才行。”

“总会有的。”卢小吸咬着牙讲，“而且，这个天我一定要上。”

冉瑾绝绝对对是个让男人回头率百分之百的女人，青春、漂亮、高大，往那儿一站，魅力十足，刚分到市检察院起诉处，就被四面包围，追求者可以撮堆儿。

追漂亮单身女人是男人的权利，无可非议。

追是一回事，但只是一厢情愿，只有失败，照冉瑾的心气儿只是投在工作上，要一展身手，学有所用，捍卫法律的尊严，是她的最大追求。

人，有没有工作能力，能不能拔尖儿，在业务中自然会展现出来。

思路敏捷、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是检察官的最基本素质，冉瑾在这方面正是强项。

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对任何一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时，必须严格把关，这关系到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维护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起诉处长的位置非同小可，是整个检察院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计文华担当此任已多年，大权在握，勤勤恳恳，忠于职守，整个检察院，数他最累。他得主持全面工作，负责主持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审检，研讨和听取有争议案件的汇报，协调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审批办案组案件，政治教育，廉政建设工作，负责检察长交办的各项工作，等等。

照冉瑾的话说，他老人家要站出来讲点什么，分量不是一般的重。

计文华的亲自召见，让冉瑾感觉有不小的事情要发生，心跳得厉害。

“有个案子交给你，好好地梳理一下。”

一般的刑事案件由内勤人员，交办即可，起诉处长直接交办，超乎正常。

计文华说：“不要多想，也不要有过多的压力、过重的负担，坦率地说，我有些私心，你冉瑾的业务水平，在同等级的、同年龄段的，就我个人来看，非常的够格，你也知

^① 捋——北京话，追究事情的根源。

道,我计文华能挂在嘴上表扬的人不多,刚才谈的私心,就是想让你多有机会磨炼,把工作上个档次,把你的才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到内勤去领卷吧。”

市局看守所。

冉瑾和书记员展倩制服整齐端庄,立座正中,主犯万世宗被带进审讯室。

对立双方一照面,就是相互观察和琢磨。

万世宗眼睛死死地盯着冉瑾,心里念叨:这倒不错,反而有一位如此出众的女人管自己的案子,真是天命。

冉瑾毫不理会犯罪嫌疑人的杂乱目光,用特有的磁音说:“你何时被拘留?”

“1997年4月24日。”

“何时被逮捕?”

“1997年5月24日。”

“你涉嫌何罪名?”

“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你认罪吗?”

“不认。”最可气的是万世宗还晃着他那奇大的脑袋。

“你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否属实?”

“部分不属实。”

“我们是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工作人员,你的案子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移送我院审查起诉,今天依法向你宣布权利和义务,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

“你有权申请回避,你是否申请?”

万世宗仍旧向上翻着眼珠子:“不申请。”他心里还在嘟囔:我看你相当舒服。

“你有权聘请律师。”

“请。我要求用朝鲜族本民族语言文字提讯。”

“市人民检察院,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义务通知书——

“承办人姓名:冉瑾、展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1. 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32—33条);2. 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刑诉法》第28—31条);3.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刑诉法》第9条);4. 有申请取保候审及因超法定期限而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刑诉法》第52、75条);5. 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的讯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刑诉法》第97条);6. 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刑诉法》第121条);7. 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权利(《刑诉法》第146条);8. 有校对笔录的权利(《刑诉法》第95条);9. 对侵权行为有提出控告的权利(《刑诉法》第14条)。

“嫌疑人、被告人义务:1. 对检察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刑诉法》第93

条);2.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有承受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传等强制措施的义务和接受检察人员讯问、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的义务(《刑诉法》第 50、60、61、110、114、116、117 条)。

“看笔录签字。”

“好。”

10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宣读完毕,冉瑾和展情的汗水开始把衬衫和肉体紧密贴在一起。

展情说:“冉瑾,主犯不是善主,那眼光里外透着坏。”

冉瑾说:“人的外表,并不代表犯罪,我们所要交锋的是,打掉他的侥幸,重事实、重证据,准确无误地做好法律监督。”

“案子真是不小。”

“利益驱动。”

“全国之最。”展情把话拉得很长。

“怎么?犯憊?”

“不是那意思,我的工作辅助,重担子都在你身上。”

“干上哪行就得说哪行的话,不要以为男人如何如何,女人怎么啦?哪点差?跟你说,怎么干都是干,别人怎么干,不管,我冉瑾,必须干出名堂。”

与万世宗的第二次交锋从实质上展开:“万世宗,应你的要求,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你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接受讯问、应诉,今天,我们为你聘请了燕京市外文翻译公司的习小丽同志为你进行现场翻译,希望你珍惜机会。根据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起诉意见书的认定,你涉嫌三个罪名:一是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二是非法收购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三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你听清了吗?”

万世宗讲民族语。

翻译说:“他认为他没收购过。”

冉瑾说:“你认为哪个罪名不符?”

万世宗辩解说:“象牙是替别人卖的。”

“你的象牙从哪儿弄的?获利的款项?”

“是从别的人手里弄的,帮他们卖的,给他们打工的,这叫什么获利呀,只是拿工资,按月给我拿,有时 1 万,有时多点。”

“你认为上述的罪名,除了你说的外,其他相符吗?”

“这两个罪我都不承认。”

“你详细讲一下 1997 年 3 月 24 日,去机场干什么?”

“帮助运输象牙去了,丁事、姚青龙和我三个人一起去的,我与丁事是朋友关系,主要帮我拆箱、包装、运输,每干一次给他千把来块,小两千的时候也有,那姚青龙是来玩的,当时,我多了个心眼,没跟他讲里边的货是象牙,至于他自己知不知道,我不清楚,他只是帮着搬搬货,没给过他钱。货是从非洲运过来的,存在机场的一个仓库,

离机场有几公里远。拉货的手续是别人办的,货拉到奇台区附近租的仓库内,拆箱时,姚青龙和丁事一起称重,大概有 100 多公斤,货还没称完,就被抓了,是海关的人抓的,我是帮别人卖,以什么名义运进来的,我不知道。”

“你知道走私象牙是违法的吗?”

“不知道,因为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到处都有象牙卖,所以我也卖了,我根本不知道象牙是国家禁止买卖的。大姐,能给支烟抽吗?”

“对不起,我不吸烟,你卖象牙价格怎么定?”

“我就是帮人卖,我哪儿知道,我个人认为不是走私,而是帮助运输。”

“你和郝再来是怎么认识的?”

“大概是 1989 年认识的,我开饭馆的时候,他来吃饭,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你和郝再来一起去机场拿过象牙吗?”

“拿过。”

“你一共接过多少象牙?”

“多少记不清了,除了机场,从火车站也拿过。”

“你从楚海涛手里买过象牙吗?”

“我认识他,但没从他手里买过象牙。”

“扣押的象牙是怎么回事?”

“是火车上运的,除了这些象牙,我还卖过几吨象牙。”

“请你讲清楚,多少?”

“几吨,大姐,我还没七老八十不糊涂,郭建海买过 500 公斤左右,也是通过朋友认识他的,卖给他两三次。”

“多少次?”

“四次,两三百公斤,以 1000 元左右 1 公斤卖的,夏信我没卖给过他,只是让他加工图章,给他两三百公斤,加工钱没给过他,他只拿边脚料,卖给李小力七八百公斤,价格也是 1000 块,卖给左军几十公斤。”

“你知道他们买象牙干什么用吗?”

“做工艺品吧,我没告诉他们象牙是从哪里来的,只有天知道,徐福旺给我供货的。”

“好好说话,这个地方不适合异想天开。”

“犀牛角是怎么回事?”

“是从河北赵英那儿买的,有个几十公斤吧,拿货时没给钱,答应她卖完之后才给她,我只卖了一部分,剩下一部分放在仓库,我卖给过谁,真记不住,量太少,根本没拿它当回事。”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了,希望政府宽大处理。”

“我再问你。”

“大姐，您问得太多，压的我喘不过气来。”

“万世宗，要明确自己的身份，所处的位置，假如你不具备犯罪嫌疑人的资格，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们也不可能见面，你完全可以不说不讲，但责任自负，可以记录在案。”

“您问什么都行，我配合。”万世宗说的一点都不是心里话，只想给自己心理上轻松一些，找个借口，贫几句。

“我再问你，丁事起什么作用？”

“他帮我搬货运货，有时一个月给他钱，有时干一次给他钱，全凭我心气。”

“姚青龙起了什么作用？”

“他只是来玩儿，象牙是什么东西，狗屁不懂。”

“请你注意使用语言。”

“我最后问你，到底从楚海涛那儿买过象牙吗？”

“确实没有。”

“看笔录签字。”

“共同犯罪当中，被告人的口供虽然重要，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冉瑾对展倩讲。

展倩说：“万世宗极不老实。”

“这个人很聪明，但聪明得不是地方，对法律的深浅不知，而且，自以为是，他不是那种高智商犯罪逻辑性很强的人，你注意到没有，接受讯问时，他的心绪带拐弯，想着案子之外的事，可见，他对自己的罪过，不知利害关系，不能给他喘气，再提。”

万世宗打着哈欠迈进审讯室。

冉瑾说：“今天我们依法配备翻译，提讯你，希望你如实交代问题。”

万世宗说：“好。”

“你对我们上次带翻译来提讯你时，对自己交代的问题还有补充吗？”

“上次交代的我不记清了。”

“你怎么认识楚海涛的？”

“吃饭时认识的。”

“楚海涛给你提供了多少数量的象牙？”

“我一共从楚海涛那儿接了十几吨象牙。”

“准确吗？”

“从目前讲，我的头脑还保持清醒，每次让楚海涛办海关手续，按每公斤 200 元的价格，光这一项，总共给了 180 万左右，是按毛重结算的，一般人，花出去的钱不算不记，给别人的钱，肯定记得清楚。”

“这些货中，有你从楚海涛那儿买的吗？”

“没有，我没有直接从楚海涛那儿进过象牙。”

“你放在丁事家的 88 张豹皮从哪儿来的？”

“帮别人带的，暂时放在他那里。”

“在你租用的库房扣押的 12400 公斤象牙哪儿来的？”

“从境外倒进来，转手挣钱呗。”

“你怎么知道这些象牙是从非洲进来的？”

“因为我知道非洲大象多。”

“你进的象牙都一样吗？”

“都一样，大姐，您给我找支烟，谢谢您了。”

冉瑾看了展倩一眼，点点头。

烟和火机是朝看守所的警察要的，挺顺利，看来女的出面办事挺容易。

看着万世宗香甜地抽着烟，冉瑾继续说：“这些象牙是你自己从非洲进的吗？”

“我进的货应该都是从非洲进的，是同一种的。”

“所有这些象牙，你卖给夏信多少？”

“几乎都是让他加工的，没有卖给他，他给我图章，留下一些象牙碎料，我们之间不过钱，我估计留下的那些象牙料，得价值四五万吧，也就四五十公斤。”

“你卖给郭建海多少象牙？”

“大概四五公斤，量太小，记个大概，都是他自己办的托运，我从来没帮他办过托运手续。”

“你卖给李小力多少象牙？”

“总数差不多有七八百公斤。”

“你卖给左军多少？”

“有 100 多公斤。”

冉瑾出示照片说：“你辨认一下，这是楚海涛从机场进货用的箱子吗？”

万世宗看了又说：“不是，他给我的货，外面有包装。”

“你认识汉字吗？”

“不认识。”

“你从机场接的货，都是与木头混在一起的吗？”

“基本上都是这样，只有一票，莫名其妙，接的全部是木头，因为什么发过来，我不知道，爱怎么着怎么着，管他呢，我是以实际象牙数结算，谁也不是傻子。”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冉瑾刚刚说出罪名，万世宗明显地抢急：“枪是替人保管的。”

“你认为不符？”

“我一直未动过，根本没造成危害和后果。”

“你的枪经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处鉴定，并出具了鉴定书，美国造 38LORCIN 手枪有杀伤力子弹 100 发，你有异议吗？”

“没有。”

“你对非法持有枪支还有什么异议吗？”

“自己持有和帮别人保管我认为是两回事。”

“对以上交代,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

“让翻译把笔录给他用民族语念一下,希望你仔细听,有什么不同之处说出来,这也是对你负责任。”

冉瑾她们没有工夫休息,连续提审。

“李小力,为什么被公安机关拘留?”

“非法收购象牙。”

“从谁那儿收象牙,收了几次,有多少公斤?”

“从万世宗那儿收,五六次,有200多公斤,接收价1500元1公斤,给了他几十万,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除了从万世宗那儿进,还从别人那儿买过象牙吗?”

“还从广东进过,还有在珠海开的象牙厂,他们给提供原料,我帮忙加工。”

“你认识楚海涛吗?”

“不认识。”

“希望你如实回答问题。”

“是。”

“怎么认识万世宗的?”

“哪一年我忘了,有个人到我开的店里来买工艺品,看见我有象牙制品,就问我要不要象牙,当时的行情,北京的象牙比南方便宜,那人就给了我一张万世宗的名片,让我与他联系,这个人我不认识,后来,我就直接与万世宗挂上了。”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运货的?货物的名称报的是什么?”

“大部分货是通过汽车运输,只有一两次是我自己坐飞机带回去的,办托运的是燕京的一家专业公司,是万世宗代办的,从燕京托运到广州,自己办过两次,我不知道买卖象牙是违法的,因为我从工艺美术中心等地方买过象牙。”

“你知道正常的买卖象牙的途径是什么吗?你和万世宗有合同吗?”

“不知道,我们之间没有合同。”

“你与工艺美术公司有合同吗?”

“没有,我只跟象牙厂有合同,上面明确了是象牙加工。”

“你从万世宗那儿买象牙,有发票吗?”

“没有。”

“你和他交易,有别人在场吗?”

“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把交易的情况具体讲一下。”

“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他,他说没货,等有之后再联系。过了几天,他让我去燕京看

现货,库房一盘货,有几箱,我买了四五十公斤,单价 1500 元 1 公斤。总共给了多少,记不清了,买完之后,是我自己坐飞机带回去的。

“第二次,他给我打电话,问要货不,我说买多一些,他讲可以满足,也是 1500 元 1 公斤,我付了 20 多万,将近 30 万,买了近 200 公斤,这次货是混合着我买的工艺品一起托运过去的,我付他的是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第三次,也就十几公斤,给了他 2 万多,这期间还有几次,量不是很大,也只要一两段的象牙。”

“你从万世宗那儿买完料回去,都干什么用了? 获利多少?”

“手艺人能干什么,都做象牙工艺品了,放到自己的店卖了,赚了 20 多万。”

“那你从他那儿到底买了多少象牙,你说个准数?”

“200 多公斤,这个数比较准,比较接近。”

“从你家中查扣的 380 公斤象牙中,有多少是从万世宗那儿买的?”

“有几个地方收的,到底多少是从他那儿买的,记不清,也分不出来。”

“你从楚海涛那儿买过象牙吗?”

“他是谁? 我不认识。”

“你自己从国外运过货吗?”

“没有,绝对没有。”

“你到底知不知道,象牙是国家禁止买卖的?”

“我不知道,直到警察抓我,才知道出事了。”

“你能分辨出真假象牙吗?”

“能,我一看就知道真假,因为我从小就跟父亲学雕刻,很容易区分的。”

“这是鉴定报告,你看一下。”

李小力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尾,一字不落。

冉瑾说:“你有权利重新鉴定。”

“鉴定的价值太玄。”

“你还有补充的吗?”

“没有,我不知道象牙禁止买卖,因为我是从事雕刻的,要知道象牙买卖犯罪,我肯定不会干了。”

“看笔录签字。”

“是。”

自打一接手这个案子,主犯万世宗为了逃避罪责,拒不认罪,态度恶劣,整个案件中,他起着主导作用,如此大的数量,全国罕见,在暴利的驱动之下,铤而走险,根本不考虑触犯刑律所带来的后果和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

案件如此严重,自己为承担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责,实为一种无上的光荣,使命必将胜任。

冉瑾直接面对说:“楚海涛,今天依法提讯,你要如实供述自己的问题。”

“是。”

“你能听懂、看懂汉语、汉字吗？需要给你请翻译吗？”

“不用翻译，我懂汉语。”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进口象牙的事？”

“1995年。”

“你都与谁合作过进口象牙的买卖？”

“以前是以‘客带货’的方式，做得很小，单和量不是很多，把把清，见货付款，下半年开始给万世宗进口象牙，给他做了15单，从‘客带货’渠道进了12单，货全部卖给万世宗，总共进口（算包装和其中的两单木头）20多吨，象牙占10多吨。”

“你的记忆力不错。”

“凑合，沦到这种地步，别说了，认头。”

“你进口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知道是象牙。”

“你得了多少？”

“200多万，是人民币。”

“孙宜胜和你做了多少次？”

“七八次吧，8次，没错是8次，经过海关给我看提单，我和他一共做了6吨象牙生意。”

“怎么认识孙宜胜的？”

“机场安检有一个叫小六子的人，介绍我认识的是孙宜胜，因为我想走货运渠道进口象牙，我跟六子说，是我老板有象牙，能不能从货运进口，孙宜胜说能进口象牙，同时，提出按毛重给他提每公斤90元，但这里包括报关提货的手续费。”

“怎么具体操作的？”

“孙宜胜给我一个收货地址和品名，谁的货我就交给谁，万世宗按孙宜胜给的地址和品名发货后，货到，他们把提单交给我，我再把提单提供给孙宜胜，他自己办完手续把货提出来，让一个信得过的哥们儿把货送到机场辅助，检察官，顺便解释一下，孙宜胜找的这个人，绝不知道内情，一是怕嘴不严出事，二是知道后，得付银子。”

“你继续。”

“我本人接货后通知万世宗拉走，拉到郊区，他有租的仓库，就把包装拆掉，只把象牙带到仓库里。”

“你与万世宗怎么结账？”

“一般都是在他们家楼下结，发货的货主提前都把象牙的净重告诉他，按约定每公斤提200元给我，都是信誉，不用当面过秤。”

“咱们看事实，你给孙宜胜按毛重每公斤批90块钱，而万世宗却按净重给你每公斤200块钱，那遇到木头多、象牙少的时候，你不是亏了吗？你会做亏本的买卖，讲不通呀！”